

文献资源建设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2012

第3期 (总第20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12年9月20日出版

主办:

教育部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组

承办:

武汉大学图书馆

编辑:

《文献资源建设》编辑部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图书馆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8754352

信箱: zyjs@lib.whu.edu.cn

本刊电子版网址:

Http://www.tgw.cn/courseInfoSearch.
Html?courseCategoryId=33
&miscdictId=6

目次

【文献资源发展】

图书之重要性: 论传统书籍在未来图书馆的地位

..... (1)

在图书馆抓豹子

..... (6)

如何压缩图书馆采购预算

..... (28)

【馆藏发展】

按需电子化馆藏的发展: 图书馆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

..... (8)

文献存储策略: 自由开放存储策略是利还是弊?

..... (12)

放慢步伐! 电子图书和拯救学术出版

..... (18)

【研究报告】

读者选择模式在图书采访工作中的应用

..... (20)

中国图书出版业—2011年回顾

..... (24)

刊名题词: 彭斐章

封面图片: 华盛顿大学Suzallo图书馆

Contents

Books Matter: The Place of Traditional Books in Tomorrow’ s Library	(1)
Catching leopards in the library; or, of panthers and posterity	(6)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 digitized books on dem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between libraries	(8)
Repository collection policies: is a liberal and inclusive policy helpful or harmful?	(12)
Digital books and the salv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18)
Implementing patron-select models for book collections: A case analysis at a university library in U.S	(20)
China’ s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A Review of 2011	(24)
A Guide to Buying Ebooks	(28)

图书之重要性：论传统书籍在未来图书馆的地位

爱书的人可以去澳大利亚的一个的所谓“网络时代”图书馆去体验一下，尽管并不舒服。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书架减少了，而建设的重点在于所谓的“公共空间”、舒适的坐垫、计算机终端、有时甚至是新的咖啡馆和展示区。事实上，目前许多图书馆夸耀他们提供的“不止是书”，就好像提供借阅服务是过时而且无关紧要的。

另一个发现是现在在图书馆里很少听到“嘘…”之类提醒人们小声说话的提示，在一些机构，老人们似乎被“授权”以尽可能大的声音来询问相关人员关于电脑或家庭历史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图书馆现在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中心而不是安静之所。

最后，图书馆用户在一些大图书馆咨询有关馆藏的古老问题的时候可能感到沮丧。这是因为虚拟馆藏不断增加，检索服务不断衰退，资金都用于购买计算机以及档案材料的数字化建设。未来就是这样，所有的都围绕着电脑和咖啡；事实上，如果电脑持续侵蚀书的空间，图书馆将最终成为全民网吧。

真的只能这样吗？我们需要增加公众未来的图书馆的关注度。本文坚信未来的文化机构不只是高效的技术和即时回答这么简单。应用得好的技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不过，我认为，书籍，你可以持有、看到和感觉到。但是作为一个内部自我发现的媒介，作为对聚焦某个话题的一种手段，作为一个记录和保存过去和现在的有效的工具，我确信图书馆这个知识库终将打败互联网。

本文更像是一篇观点文章，而非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当我试图平衡和提供确实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论点，我不能声称自己是一个绝对公正的作者。我是站在一个访问过许多图书馆的专业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我也是以一个自小就成为当地图书馆读者为荣的爱书人的角度来写的。我写作的灵感来自于我的感知，各种新形式的信息科技在涉及传统纸质图书爱好者时，往往将他们描绘成习惯性怀旧、多愁善感及脱离时代的形象。本文是传统书籍超越怀旧的武器，它试图为读者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观点，以对在未来的道路上图书在图书馆以及社会上的定位进行评估。

数字化抗衡非数字

令人担忧的是，关于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地位的争论往往是单方面的，因为话语权是被崇尚信息技术并从中得到收益的人所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的居住地的某图书馆，最近我发现的满满几排的书籍，要么预测书本即将死亡，要么故意忽视它而赞美免费的学习环境，就像我们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所写的数字化成长：

“因为互联网给了年轻人触手可及的信息世界，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和综合…当然他们需要集中精神来完成这个复杂的任务，但是其余的时间，他们需要锻炼多种技能，这在当前这个数字世界是非常有用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在科技发展方面具有强大研究兴趣的学者们呼吁数字化研究成为学习机构

的中心,但同时某些研究人员更喜欢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方式,尽管如此,保罗·龙利亚瑟坚称

“这是人文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变化。那些不愿意成为它的一部分(即数字化研究)现在会被抛弃,那些有特权参与的将会被写入人文学科发展和变革的史册。”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创建自由获取书籍的学习环境得到了政治家和政府的支持。比如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他就任期间就极力提倡“白热化技术革命”,政治家们和高级官员纷纷支持面向未来的在线学习和信息发展。但我们的领导人们似乎对于“未来”有些困惑,他们更倾向于“为了社会目的公开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一个澳大利亚的教育评论员肯尼斯·威尔特这样描述一种“病态”观点。

“决策者们认为,只用提供计算机、软件以及合适的带宽就能创建一个信息或知识社会。如澳大利亚历任教育部长,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都认为在学校安装了电脑就算任务完成了。”

现代政治制度强调速度和效率,因此逐渐接受了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而不加任何批判。政府官员们越来越少写作和研究(除非写议会回忆录),最紧迫的政治需要是处理日常的新闻信息以供参阅,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确保迅速解决各种问题。传统书籍仍为政治家所需要但只限于特殊场合:如当在一个政府支持的图书颁奖礼上站在一位历史学家的身边表示他们的支持的时候;如有时候一位重要政治家会被拍摄到给小学生示范阅读,以此标志着政府的兴趣在下一代的终生学习者,尤其是在选举期间。

近些年,由于经常面临预算压力、大学、州和城市图书馆已经开始寻求政府和

公众的注意力,他们通过强调图书馆的重要性,试图利用技术使自己变成社区和信息中心。公共图书馆已经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安装计算机接入互联网,同时鼓励各种社区活动使用图书馆空间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大学图书馆也十分注重信息通信技术(ICT):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已经得到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政府部门从1990年以来就将‘在线学习’的创新作为一项有效益的第三产业来发展。越来越多的单位采购数据库和电子期刊,数字化项目也在不断寻找资金,传统书籍和期刊的预算逐年下降,“陈旧”的书(二十年以前)奇迹般地消失了。

虽然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资金紧张的环境下如何更具创业精神;如何为图书馆读者创造更为友好的“空间”;如何使公众最大化获取新技术等等),传统书籍在当今图书馆的地位似乎是个被忽视的主题。记者雪莱·加雷指出了书籍在今天的图书馆环境中无关紧要的地位:

2005年,当悉尼图书馆搬出其位于市政厅的旧馆并进入一个豪华的新家——位于圆形码头的海关大厦的时候,用户被告知新馆将很大,但书籍却较少…额外的空间将留给了咖啡馆,座椅和间隔。

成千上万的书籍在搬家中被抛弃,因为海关大厦无法承受“摆满书籍的书架的重量……这意味着有人……决定把图书馆搬到一个不能容纳一个图书馆的建筑中,结果导致图书馆不得不丢弃大量书籍…但它却有一个咖啡师和一个咖啡馆”。这样的奇闻轶事是当代澳大利亚的象征,图书馆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及文化的储藏库,然而如今决策者和一些文化评论家却认为这个观念过时了。借书或在图书馆读书似乎不再像著名作家访问、读书俱乐部、儿童游乐场、使用互联网、附近的咖啡馆和更有声

望的机构、为旅游者准备的演出和活动那么的“时髦”。

这篇文章并不是试图贬低现代图书馆，决不。图书馆员非常忠实于自己的工作，许多研究人员会采纳他们的好建议，包括我自己。使用图书馆的设施进行有趣和有益的社会活动，以创建社会凝聚力和机遇显然是一件好事，会引导更多的写作，影响更多的作家。更进一步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业信息以及进程只显示在网络上，公共图书馆在提供互联网访问方面的努力有助于缩短数字鸿沟。

许多有用的技术创新是由图书馆和大学牵头。联机目录可以让我们快速访问图书馆馆藏，数据库例如“澳大利亚图书馆”允许我们在欧洲大陆找寻需要的书籍。数字化项目也能产生令人关注的成果。

将图书馆的珍稀文献数字化的行动可以提高图书馆的公共形象，推进相关知识的普及；在线摄影收藏，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澳大利亚图片网站（包括多个澳大利亚图书馆的馆藏）已经成为学生、出版商和老师的一个重要研究来源；许多图书馆都利用网络广告从公众身上收集“数字故事”。国际上的著名范例就是飓风数字记忆银行。这个项目是乔治梅森大学和国会图书馆等联合完成的：它收集和保存有关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的录音和故事，得到当年飓风幸存者的积极参与。保罗龙利亚瑟指出，这样的项目具有潜在的历史价值，为公众情绪提供了一个表达方法和确保被边缘化人群能有自己的声音。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关注电子书籍持续增加这一现象，虽然我们听到很多新闻，比如书店与更大的图书馆合作，某著名作家访问图书馆，甚至读书俱乐部，对于图书馆藏书“爱但是不敢说出名字”。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因为传统图书的重要性。

图书之重要性

首先，书很重要，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快乐，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痛苦和失落，我们需要这世界能带给我们所有的令人愉快的事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书并不是一个电子设备，在电脑屏幕已经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书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你手里拿着一本书翻阅着，欣赏着它的页面布局，体会着那种拥有的喜悦感，是一种极大的审美享受。就好像图书馆里一个下雨的午后，我们通过读书触摸着过去。就象伦敦电讯报编辑罗伯特·道格拉斯·菲尔赫斯特所写，一本古老的“已发黄的页面或发霉的斑点就象时光机器，让我们回到过去”。马特·彼得森先生曾写信给《悉尼先驱晨报》（11/06/09），描述了一本皮面的手抄本所写的关于查尔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的航行经历以及在学校获得数学奖的重要个人体验：

“…每当我翻阅那些页，我觉得我和我爸爸一起分享达尔文的旅程。不知怎么的，我不能想象我的孩子们在40年后打开一些PDF文件能共享同样的情绪”。

书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向世界宣告了它们的存在，它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出版。从编辑到装订，到面世，每一本书都倾注了很多人的努力和心血，无论正确与否，“一本书所包含思想的值得被大众关注，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在文化割据的当今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图书的保存是个人及团体所渴望的能影响社会的庆典，是值得保留的。

进一步说，书籍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是获得自我认知、开拓思想、为兴趣和说服力学习更多语言的用法、体验其他文化和时代的完美的媒介。与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同的是，信息技术在“效率”的驱使下迅速产生成果，而传统的书籍则不一

样,当我们一页页的翻书的时候给我们时间去认真反思与重新审视别人的想法和故事,会陶醉其中并找到自我。

书籍很重要还因为比起获得电子数据所需要的支出,图书的保存要容易的多,(这些新式设施可能应商业规则的需要而替换,旧的基于 web 的技术就被淘汰了)。尽管书籍容易受时间、昆虫和自然灾害影响,但是其寿命仍然长过许多网站,如果网站创办者停止支付费用给 ICT 并维持网址,这个网站就不存在了。此外,比起印刷书籍来,电子数据更容易被篡改,一个被引用的网页可能在六个月内就已变得面目全非,足以让大众怀疑作者是不是看过那个页面。

有些人认为书籍的美学和哲学意义只是浪漫的无稽之谈。例如,这些年电子学术期刊和思想网站的使用量已大幅上升,吉莉安·杜利发表在《澳大利亚书评》(2009年5月)上的文章写道,她非常开心地看到出版业趋势的改变:

“作为一名电子期刊的编辑,我享受着电子技术带来的巨大的便利:扩展或收缩版面的简单…全球发布的方便;尤其重要的是无须四处寻找资金来支付印刷费用,那些印刷用的纸张可能还呆在满是灰尘的储藏室里直到他们变成纸浆为止…”。

电子期刊的优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属于某个组织需要订阅大量期刊,面对不经济的出版现实和费用,你会感受到更多的益处。具有更优性价比的电子期刊是获得思想、进入主流探讨的一个合理的方式。但我而言,电子期刊是更有点像是“名义上的书”。我还是更喜欢能够漫步在大学图书馆的“新期刊”阅览室,能够亲身体验发现有趣的文章的那种激动,否则根本没想到要看。

事实上,书籍、期刊和杂志可以采取一种形式,应该允许那些偶然的、跨学科

的观点出现,而不是被轻易忽略。在互联网上,点击网络链接很容易被吸引进一个“隐蔽的话题”,借助神奇的搜索引擎比如谷歌等马上可以显现其内容。某学生急于完成某项作业,可能依赖来源可疑的在线百科全书,如维基百科。他辩解说“我只是想通过考试而已”,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没有作者会对里面的事实亦或是虚构负责。那些数码族似乎认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学习到知识。网上学习者会变成一种“自我满足包办者”,互联网就在他/她的指尖,他也逐渐成为一个信息“电子导航器”,让老师和书本变成多余。唐·塔普斯科特认为“让我们把笔记本电脑和网络带进课堂,让老师可以自由定制学习模式,而不是充当信息的播音员”。塔普斯科特驳斥了其他教育者“圣人在舞台上”的思想,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这是无关紧要的。

是的,对于传播者来说,了解背景和潜在受众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整体知识的增长,个人学习,在某一时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有一些个体和文化的价值不能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过去的知识被理解;为了避免智力上和精神上的老化,我们必须积极培养我们的好奇心,有时候要摆脱“舒适圈”。计算机技术的问题是,它以非常吸引人的不挑战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处理新知识。我们发现自己被那些大肆炒作的互联网站搞得心烦意乱,包括那些网络链接信息、网络论坛、在线视频链接和无穷无尽的生产视觉意象的能力。屏幕文化重视个人与其在网页上读到的、听到的和看到的网络内容的互动,重点在于个人偏好。读一本书,包含一个自发反思别人思想的过程,英国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如是说,

“…阅读遵循一个固定的、直线的路径,就其本身而论,因此这不是一个主动的参

与性活动而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其次,被动的线性路径正是一个人构建自己的概念框架、感知世界的方式:叙事、线性序列的相关步骤,都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构建思维过程的材料”。

阅读一本书包含对作家本人的肯定,他们的作品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主要由媒体创建的“英雄”环绕的世界。用塔普斯科特的表达方式来说,那些被选来承担敬拜的是那些具有天赋(众多体育明星、演艺人员)能娱乐大众以及被视为“圣贤在舞台上”的人。作为人类,我们渴望了解、学习他人如何生活和感受。通过书页上一行行迷惑性的字词,书本使我们能够进入它所描述的世界,与其他我们读过的书建立微妙的联系,逐渐塑造和丰富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时这个过程是艰难、复杂和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但美国社会理论学家尼尔·波兹曼却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明白并非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能即刻理解的,他们还未能理解情感的层次及等级。”

结 论

在书籍的发展过程中,其问世时间并不久。十五世纪的欧洲,印刷书籍开始取代手写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书籍开始流行,识字的人逐渐增加,图书馆也随之产生。书籍的取代地位逐步确定,图书馆也被某些人视为通信技术变革时代一个自然演变的产物。但本文认为,图书馆有合

理的理由重视他们的纸质文献收藏。书籍能使人冷静、深思熟虑,是当今世界一种罕见的商品。在五光十色的互联网时代,它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面的世界。在今天的图书馆,互联网和社区服务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但图书馆更应该以书为傲。“如果不在线的话,它就不存在”,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如果图书馆保持他们的图书剔旧程序,这将是很不幸的,在我看来,因为印刷书籍和现代图书馆是近代的传统,我们已经破坏了许多传统,切断了我们和过去的联系,如果图书也被毁灭,这将是一种耻辱。作者尼古拉斯·巴斯贝斯强调图书馆对一个文明社会的情感价值,在他的故事里,1995年他曾经在波士顿的雅典娜神庙找到一些晦涩难懂的书,后来发现他是看到这些书的第一个人,尽管这些书购买于81年以前:

“八十一年”,我大声地说,开心的摇着头。“你会奇怪他们到底为谁买了这些书。”詹姆斯·p·费尼,一位满头银发的流通馆员…停顿了片刻,坚定地盯着我的眼睛。“我们让他们给你,巴斯班斯先生”,他心平气和地回答,并继续他的工作。

编译自: LYNDON MEGARRITY, Books Matter The Place of Traditional Books in Tomorrow's Library.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February/May 2010, P6-11.

编 译: 谢 玲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 核: 黄 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在图书馆“抓豹子”

大型研究型图书馆有许多为“后代”保存的资料,它们是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些资料很少被人使用,甚至有一些从未被查阅过。它们可能保存了很长时间。我们怎么理解这些材料的使用模式,并且确切解释为“后代”保存某些事物的含义?

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非常少,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有关正在流通的馆藏面临的问题上。从1968年10月到1975年12月,匹兹堡大学开展了著名的“匹兹堡研究”,这项研究旨在揭示哪些图书资料使用过以及使用成本。该项研究甚至调查新增资料的使用情况,并引出一个未解决的争论,即资料的使用寿命。我发现没有针对稀少的旧资料的研究,这些资料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已保存了几个世纪这个事实上。对于特殊馆藏来说,使用率不是保存它们的主要参考指标。

对文化遗产资料的使用估算问题,与估算特定地区内特定物种的动物数量问题类似。大草原上有多少只豹子?在所有藏书中,有多少是“活动”的?也就是还在使用着?

基于贝叶斯统计方法的解决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草原上有很多豹子,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数量。它们四处移动,行踪捉摸不定。如果一只一只去数,我们不知道正在数的豹子是否曾数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布下陷阱捕捉豹子,并将抓到的豹子以某种方式做上标记,然后释放它们。

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回到草原。上

次抓的那些豹子仍在大草原上活动,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具体的位置。这次我们再布下陷阱来捕捉豹子,我们发现,这次有些豹子身上带有标记,这说明这些豹子是上次抓过的。这次总共有三分之一的豹子有标记,这就表示上次我们抓了豹子群体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断出大草原上豹子的总数。

当然,这里会有一些因素对结果有影响。一些豹子将来会死亡,一些豹子将会出生。豹子被抓过后可能变得更加警觉,使第二次被抓住的可能性变小。

现在让我们从豹子回到图书上。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本图书,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是“活动”的——有多少图书将会被读者查阅。但是,我们可以统计出每年的使用量,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读者用过的图书标识出来。就像抓豹子一样,我们来看看每两年中有多少图书被使用过,并做一些计算。

首先,如果图书使用模式是完全随意的——就像大草原上的豹子一样,让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完全是图书是否被使用过或没有使用过的概率问题。假如有一个藏书量少的部门,它拥有10,000册图书,如果每年有1,000册被使用,这意味着每册书有十分之一的机率被请求。

如果请求是随机的,那么在第二年:

- 有100个(1/10)请求与第一年的请求重复。

- 将有900个请求册是新出现的。

那么两年期间,共有1,900册不同的书被取出,第三年又有190册(10%)是以前

曾取出的，只有 810 册新书被取出。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连续几年的发展情况（见表 1）。

表 1 新请求数量随时间变化表

	请求数量	重复率	重复数	新请求
第 1 年	1000	0.000	0	1000
第 2 年	1000	0.100	100	900
第 5 年	1000	0.344	344	656
第 10 年	1000	0.613	613	387
第 30 年	1000	0.953	953	47

30 年后，10,000 册里总共有 9576 册被请求过。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馆藏都处于“活动”状态。但是与豹子的例子不同：一本书被请求两次的几率可能不是完全随机的。实际上，一本书一旦被请求过，将使它更多而不是更少地被再次请求。

现在来看一些实际的数据。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稀有旧资料的图书馆之一。包括特藏部在内的所有印刷本在它的自动化目录里都可以请求到，因此有大量的有关使用的数据。2006 年，闭架书库特藏区陈列了 704,515 册书（最近几年大量的图书移动了，因此数据不适合作比较）。

2005 年，该区域有 30,417 册书被请求，2006 年有 31,075 册。其中 2005 年和 2006 年都请求的书有 4,878 册。

按照这样的使用情况，在 700,000 册中有大约 30,000 册被请求，每册书被请求的概率是 4.4%。如果请求是完全随机的，我们可以预测在这两年大约有 1700 个请求是重复的，也就是占 0.2%。但是，我们看到实际重复请求数接近 4900，大约占 0.7%。因此请求不是随机的——在某一年被请求后会显著增加这本书在第二年的请求概率。

随着时间的发展，累积起来会产生什么影响？表 2 列出了累积使用量。

表 2 累积使用统计表

年	数量	占百分比
1	30,417	4.4
2	56,614	8.0
5	112,091	15.9
10	159,340	22.7
20	187,652	26.6
30	192,682	27.3
31	192,855	27.4
40	193,576	27.5
41	193,607	27.5

40 年后，几乎所有请求的书都是以前请求过的（最后十年增长比较缓慢）。值得注意的是，被查阅的书最后占比停滞在 27.5%。其余的书，基本上是“为后代”保存着。

这只是我们的初步分析。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改进：

(1) 第三年的数据本来会非常有帮助。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是不断变化的，当我们重新组织收藏时，大量的藏书移动了，已经不可能使用第三年的数据做比较。

(2) 我们忽略了一年内多次请求的情况。如果一册书在第一年请求了 3 次，并且在第二年请求了 2 次，我们仍然视为一个重复。通过选择分析更短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清楚的结果。

(3) 我们用书目记录作为计数单元，而不是流通的印刷本。牛津大学图书馆有的旧资料没有图书记录，因此一个包含几卷的 18 世纪的期刊记为一册，如果不同的几卷在连续几年被请求，我们仍然计为一个重复请求。

这个方法已经在牛津大学得到应用，是“123 模型”里成本分摊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直到几年前，图书馆的服务成本都是通过向各学科，依据它们职工和学生的人数收“税”来解决的。现在，牛津大学采用一种更精确的方法，将图书馆的（下转第 11 页）

按需电子化馆藏的发展： 图书馆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

概 述

据四年前的一则报道透露，从较早的东南图书馆网络(SOLINET)可以看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方向：

“共享对图书馆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方式，它使得图书馆能够获取、保存和提供文献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共享使用的许可、区域借阅及文献传递和共享电子及纸版保存本。这一信息来自于以下言论：

1. 图书馆是资源，特别是专业馆藏的电子资源的创造者。

2. 专业馆藏和档案因互联网的便利性而变得更容易被获取，他们也使得图书馆变得更加独特。

3. 公共电子资源与被读者需求的电子资源

按需电子化图书网络(EOD)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够为全球有需求的读者提供共享的服务。现在，EOD网络成员包括来自12个欧洲国家的30所图书馆。从2007年开始，该网络已经收藏了几千本PDF格式的电子书。它们来自30多个国家，接下来会提供给所有成员馆的读者们。读者们的响应十分积极，所以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正在思考加入该组织，从而为自己的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一步的目标是建立联机图书馆目录。EOD按钮是非常醒目的。这时，这些电子图书具有如下的标准：1) 条目还没有被区别开来，2) 公共领域的图书。任何对这种标有EOD标签的书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点

击按钮开始获取过程。第二步是获取该书的图书馆扫描版本，最后将电子文件传给读者。

当然，如此创新的图书馆服务只有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管理才能持续下去，例如订购管理，读者联系，支付流程管理等等。因此，人们正在设计更有效的订购流程。接下来，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心服务网络，例如主要由因斯布鲁克、奥地利大学图书馆所主持的在线支付和光学识别扫描图片的流程。另外，像扫描之类的服务主要由成员馆负责。

EOD 是一种中心-分散-合作的服务模式

被请求的电子化图书在成员馆之间流通，其中一个成员馆负责核心服务，其他成员馆负责其他服务，例如扫描和管理订购。而且，所有的成员馆通过EOD联盟共享知识。所有的电子书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后通过一个EOD知识库获取。

因斯布鲁克、奥地利大学图书馆就是核心服务中心的一个负责机构，他们负责例如管理数据软件、电子对象以及电子支付之类的服务。

每个成员馆都通过中心馆管理的网络软件管理自己的服务，这样的方式叫做订购数据管理。它也允许成员馆使用中心服务器生成数据对象。因此，分散的图书馆仅仅需要通过FTP上传图像到中心服务器。OCR认证以多种字体显示。另外，扫描而成的电子图书的封面可能会被自动生成从而提供此书的名称、目录和所属成员馆。用

户终端接收到含有扫描图像的 PDF 文件以及 OCR 文件和 RTF 文件。这些文件能够通过服务器为个人设置的账户下载。此外,接收的图书馆还收到 Abbyy ORC XML 文档。每个图书馆自己决定此项服务的价格。如果利用电子支付,就不需要为此担心,但是中央图书馆要承担起所有的电子支付服务例如信用卡支付,以及在线购买支付平台。

收藏并传递这些书的图书馆必须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则,负责客户服务以及文献扫描。

网络以及合作方

2008 年 7 月,来自 8 个 EOD 联盟的 13 所图书馆建立了自主服务的网络,这一举措来自于之前 EU 先锋项目的推动。现在,这项服务已经扩展到来自 12 个欧洲国家的 30 所图书馆。网络方面正在向欧洲国家联合发展,特别是他们之间的传播、网络和知识共享活动的支持。

EOD 服务可以由任何种类的图书馆承担,从小型研究图书馆到大型国家图书馆,从葡萄牙到爱沙尼亚和从瑞典,匈牙利。在未来,还将延伸至任何文化机构,例如档案馆,它是目标中的一个。

EOD 中的协作以及战略合作关系: 机会和挑战

特殊的协作以及战略合作关系已经被认识到了,因为以下几种优势:

研究成员图书馆的馆藏,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图书馆提供了多种不同以及有价值的各个学科的历史性文献,例如医药学历史或者军事历史。所有这些书籍的电子版本都可以获取。从今年起,通过中央搜索切入点 <http://search.books2ebooks.eu> 可以获取这项服务。

第二,成员馆在 EOD 图书馆联盟中共享知识。特别是那些每年举办两次的研讨

会,成员馆可以通过它来深入探讨不同的相关问题。过去几次的主题是软件、硬件以及电子服务的管理工作流程。

第三,他们使用统一的标志和名称以及标准,流程对于终端用户来说是非常简便的,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识此项服务并且对此产生一定的信任感。

最后,每个新加入的图书馆利用已经建立的软件和程序服务于自己的图书馆,从而提供特殊的服务。虽然所有成员都采用统一的规则,但对中央管理者来说遵守国家和地区的原则和规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每个图书馆都可能根据不同的需要制定不同的规则。例如图书馆制定不同的标识、条目和条件,翻译和文献消费的价格。

可是,这样一种欧式合作模式遇到了很多挑战。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规则必须被纳入考虑。分散的 EOD 网络中,价格范围有波动,它随着国家和图书馆不同的货币、语言和条目以及条件制度而变化。

其他的创新

世界范围内很大部分个人文化机构提供多种多样的按需服务,称为“DigiWunschbuch”,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 SUBG ttingen,另外一种是一种是澳大利亚国家档案的特别按需服务。根据 2002 的相关报告,后一种服务是免费的,这样就有很多人使用。但是周转时间较长需要技术的配合。根据现有的在线表格,这项服务现在的周转时间已经减少到 30 天。

除了这些私人机构的服务,我只知道另外一个 EOD 服务,通过这项服务,多种不同的文献可以通过相同的方法获取:此项服务叫做美国 Kirtasbooks 项目。罗切斯特技术学院,麦克吉尔大学,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此项服务。网站上,一般的响应时间是三到四周。而且,用户也可以获取需求单的复印件,但只是黑白复印。电

子条目是否通过 OCR 传递,以及关于这个被参与机构利用的订购系统的信息都没有显示在网站上。EOD 方式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图书一旦被电子化并重新在相同平台上以 1.95 美元的价格售卖,就不能通过 EOD 服务免费获取。与重新出售业务捆绑以后,还有另外一种购买方式可以使用:用户可以 38.05 美元的价格购买一本软面的图书,将会收到 5% 的返利,这叫“投资知识”。对于两种共享方式来说,EOD 和 Kirtasbooks 方式希望找到一个共同的切入点,方便提供图书,这就是以下要谈到的 EOD 公共发现界面。

EOD 中的协作以及战略合作关系:从个人目录的 EOD 服务到公共检索界面

每个采购的起点是 EOD 按钮。当此项服务在第一个图书馆被使用,EOD 按钮只是在地方目录上显示,例如洪宝特大学图书馆的 OPAC 以及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电子目录。

而且,EOD 按钮也整合到共享目录中,特别是地区以及国家联合书目,例如巴伐利亚图书馆网络以及参与公共图书馆网络 GBV 的德国 7 个联邦州的联合书目。这些书目都在德国广泛的利用,也在别的国家联合使用。但是如果要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到这项服务,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因此,我们也利用泛欧和全世界的网络联机目录:“欧洲图书馆”包含了 48 个欧洲国家图书馆的公共目录。EOD 网络中的图书馆能够获取 EOD 按钮。

而且,自从 2011 年春天,OCLC 的创新项目联合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提供了 EOD 服务。

这样,现在的 EOD 按钮存在于 50 个图书馆的目录中,一个由多个图书馆联合建立的网络包括了多个电子目录。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分别浏览各个成员馆的目录是很方便省时的。但,有时不同的目录

格式给用户带来不便,EOD 按钮不是经常单独出现的。除了这些,网络中的目录使用了很多种语言应对不同用户界面。这些语言不会总是用户熟悉的那种。

这篇文章帮助我们对通过 EOD 来获取图书的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更深地去理解,在研究中期,这个工具也允许搜寻那些图书馆电子化的图书。2010 年之前,VuFind 项目在 <http://search.books2ebooks.eu> 网站上公开。现在,这个项目包括来自 12 个图书馆的 1.6 百万条记录,平均每 1900 本图书使用电子化传递服务。这也增加了网站的点击量,包括用户点击单个条目的 EOD 按钮次数。

协作和战略合作关系:获取电子化图书

EOD 的主要和协作机构强烈鼓励所有成员馆通过电子化手段将所有获得的图书与其他图书馆共享。2011 年间,这些包括原始连接的记录的元数据也可以通过欧洲网关获取。

下一步,一个统一的 EOD 库将会被建立,为了使得图书可以反复被传递共享。

更多相关服务:翻印

根据 Chamberlain 2011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65% 的剑桥大学用户对翻印的文献感兴趣。EOD 图书馆的一份 2007 年的调查报告表明,在他们的用户中也有相同的现象:60% 的被采访的 EOD 用户表示他们经常翻印图书中的某些部分或者甚至整本书。因此,对电子资源的复制是很有市场的。

对此,我们认为 EOD 的网络最近开始提供翻印文献传递:特别是那些历史久远的图书不传递原件而是传递电子翻印件。这种方法可以在采购的流程中使用,使用 PDF 的方式获取。从成员馆的角度考虑,这项服务是非常直接的。每个图书馆都提供这项扫描电子服务以及元数据的服务。所有

其他的流程, 例如图片优化以及创建 PDF 模式和相关文档由 Innsbruck 大学图书馆的协同中心实施。中央服务任务只是针对那些有优化图片以及特殊服务有需求的用户, 提前创建 PDF, 元数据以及封面文件, 传递给翻印服务器, 与服务提供者联系以及全局控制。现在, 提供翻印服务的图书馆数量正在增加。现在, 220 个翻印提供服务已经在网上可以使用了。

未来的发展以及巨大的挑战: 20 世纪的黑洞

现在, 只有公共领域的图书可以通过 EOD 服务获取。但是, 很多无法获取版权的图书被请求时就非常耗时, 因为这些图书的版权不清晰。下面的列表显示了解决的一些方法:

1. 欧洲联盟制定了一项协议: 在一定的孤儿作品 (作品在版权保护期内, 使用者须征得版权所有者同意才能使用) 允许范围内, 使用某种方法建立统一的规则, 来实现所谓孤儿作品的电子化。

2. 利用公共领域的计算工具, 从而建立电子图书出版的法律依据。

3. 利用 ARROW (可注册的版权信息和孤儿作品), 这是一种工具, 它能够进行多次检索查询版权所有人并且找出基于机器对机器的翻印数据库。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已经在这个领域中有一定的研究了。

最后, 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公共执照”, 目的是让图书馆能够更方便地通过电子化图书服务提供 20 世纪上半期的图书。这样,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更多的图书可以通过 EOD 服务面向大众。

编译自: Silvia Gstrei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 digitized books on dem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between libraries.

http://www.library.mcgill.ca/ifla-stthomas/papers/gstrein_2011.pdf

编译: 傅玲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校: 黄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上接第 7 页) 成本划分为三个部分: 直接服务院系和学科的部分 (例如, 职工和学生的使用情况), 图书馆内部产生的部分 (如保存的成本) 和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为一个国际和国内资源研究机构所产生的部分。那些“为后代”保存的馆藏维护成本不向各学科收取, 而是由学校承担。

统计数据表明, 参考文献可能会改变使用模式。这里有一个合理的推测, 请求重复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查阅了书中的参考文献。如果一本著作被引用,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就会追踪这个引用并请求这本著作。而编目记录不会告诉我们太多作品的内容。所以参考文献使更多的人来查阅这本著作, 增加了使用量。

由 Google 或早期英文图书在线合作开发伙伴开展的大规模数字化项目, 将藏书的内容公开了。那些在书架上被忽略了数十年的作品, 现在人们可以搜索到它们的全部内容。经验显示, 对于那些旧资料来说, 内容的数字化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忽略印刷本, 相反地, 它会使人们更多地来看印刷本。它将会让我们更容易抓到“豹子”!

编译自: Michael Heaney, Catching leopards in the library; or, of panthers and posterity.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etrics, Vol. 12 No. 2, 2011, P 118-121.

编译: 陈爱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校: 黄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文献存储策略：自由开放存储策略是利还是弊？

什么是机构知识库（IR）？对于一些人，得到的答案仍然是“只有教师审阅的期刊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考虑包括工作文件，但是为IR接受的内容范围——特别是文献政策的范围局限于那些被称为“教师出版文献方法”。

机构知识库，毕竟被奇特和崇高的目标所驱使：即为解决学术交流危机。90年代物价上涨和数字出版技术带来了冲击，为了回应这些挑战，图书馆开始开发机构知识库把它作为一个工具，一是为了解决获取难题，二是为了保证对机构智力产出持续的获取。

纵观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是查找教师的文章然后把它们送到固定的存储地点。这种出版后采取的方法限制了教师参与的热情，主要因为没有让教师认识到机构知识库存在的目的和推动力，没有产生共鸣。早些年，图书馆根据“获取”和“困境”设想仓库但没有在教师中间产生共鸣。对大部分科研机构来说，获取问题和订阅期刊不断上涨的价格是重要的基本关注点。

一些机构依然采取了文献政策，尽管在21世纪头十年里教师由期刊文章来评判，所以机构知识库没有得到全面推广，教师缺乏参与并且看起来是种失败。单一地关注出版后的方法最终是图书馆的失败，而且也没有在教师中间产生共鸣，让他们认识并了解机构知识库。Salon年认为这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理解的缺失。

有人提议解决教师参与度低的方法是寻找授权。授权是发展部分知识仓储的有效工具。现在已经发现授权时有用的鼓励

方式，图书馆必须整理其所能获得的所有资源以达到成功地鼓励参与。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机构知识库是高级管理人员完成政府报告的工具，Thomas和MacDonald在作为报告人员的时候谈到机构知识库为“管理的实用程序”。特别是在澳大利亚，ERA（澳大利亚高端科研）需求的报告对大学来说是个主要的推动力，因为要求大学把科研资料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ERA通过机构知识库可以获取资料，教师审计、排名和相关进展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内容，这些可保证ERA评估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有效性。

然而，有人提出近来关注ERA报告的需求是分散对全方位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的注意力，把知识库作为一个报告工具会使其和高级管理相关，但是，在授权之外，对于提高教师的参与度没有丝毫帮助，有时会削弱引证管理工具的开放获取通道机制。

该文献考察了主要在美国的高等科研院所的一些机构知识库，更好地理解鼓励教师参与和提高管理机构支持的措施，没有授权也没有政府报告的约束。美国的大部分科研院所设立的机构知识库没有政府授权——也就是在这里考察的机构知识库——这些科研院所有一套举措让教师和校园机构参与。尽管有略微的不同，这些来自美国的发现为那些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知识库的机构提供了相关和有益的信息。

内 容

曾经，已经有共识：机构知识库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在教室和校园中引起共鸣，让他们体会到机构知识库的优点和好处，更

多的存储和支持就会出现。这通常意味着加大了文献政策的范围，目的是使存储更适合出版和存档需求。

什么属于机构知识库呢？作者会说所有有利于存储的都属于。这种很宽泛的政策为图书馆提供了新的机会，即向校园不同主体表明机构知识库的价值。

当然，也有人指出一个宽泛的政策，即可以接受学生、管理人员和其他非教师人员的工作，只会让教师对机构知识库的参与减少。然而，研究表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典型的存储机构表明这一点。没有迹象或者决定性的文化表明教师被劝阻参加机构知识库，因为知识库很少出版学术性的教师的文献，也包括校园其他团体。

本文研究了一个新的和先进的知识库文献政策（范围广的而非排他的政策）事实上是如何帮助图书馆达到最初的目的（开放获取教师的文献）并且如何通过校园里的新关系产生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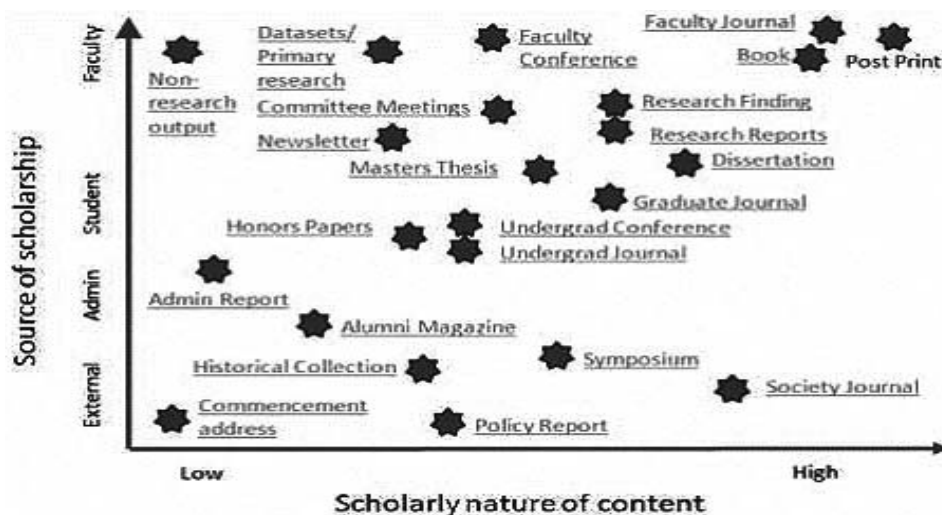
放入知识库的内容范围有点令人惊讶，毕竟几乎任何独立的文献都可以递送，内容有学术的，有纪实的，但是订阅者不止看好这一点，在成功的大部分的案例中，从更大范围开放存取中受益的任何事物都值得

得关注。校园里有不同身份个体和团体寻求对他们有更大作用的开放资源，并对图书馆提供了这样的途径而心存感激。政策的制定取决于是对需求有利还是对知识存储和目标任务有害。

有人建议数字仓储联盟里的图书馆应该扩展文献政策，即开放知识库给下列工作：学生工作、科研报告、图像文献、公共关系文件、演讲和那些教师在学校本职工作和学术研究之外做的专业服务工作。这种为知识库中的文献寻求大范围各种作用的策略有助于吸收更多的文献，不管是教师引起的还是其他。然而，通过寻找不同内容类型的文献，图书馆能建立、恢复或者重新定位和教师、院系、管理机构的关系，形成对学术交流和知识存储主动性机制的重要支持，并帮助图书馆成功地实现支持学校的目标和公关，影响学校的学术环境。

为了阐明什么内容将被加入知识库，此处研究焦点是基于订阅者。先讨论、分组然后制定一个连续的内容。最后，内容遍及下表一文献的作者。表的两轴基于以下标准：

1. 学术属性：内容类型，参考检查和质量的程度
2. 学术资源：由文献作者对于机构的关系决定



图表：仓储收藏的连续内容

知识库中内容的连续性

上图中 x 轴表示内容的学术性,是主要基于审核过程的水平、内容的自然属性和审核者的水平而定的。教师同业评审和传统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物处于高端,新的图书馆出版的教师杂志跟随其后,学生的位置相对较高,如果他们被教师或者学生审核,相比而言没毕业的学生,被学生和教师评审的位置就没那么高。教师的科技研究文献关注于较高层次。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同业评审的,非传统方式评审或者其他被院系、中心和机构教师成员评审的文献。学术内容属性较低的文献属于教师、学生或者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的作者等等。例如,法律教师写的法庭证词被收藏在知识库中,这些教师的文献被划分到学术性较低的行列。而且演讲、报告和其他内容也被认为级别较低。这些个人或者组织在被任命或者邀请的过程中形成的作品没有被评审。

左半部的文献内容一般不被评审,而且被看做机构的历史记录,机构知识库一般不会把历史记录收录进来。对于右半部,我们发现文献内容越来越具有学术性,这些是机构知识库收录的对象。

Y轴下半部的文献属于被看做学校支持的商业活动、早期报纸上详细描述的主题,Crossroads里的数字仓库。左象限底部的文献是为了增加机构成果的可视性和筹措资金。图书馆出版期刊出于愿意和社会之间建立联系,也是为了增加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声望。

通过资源检验文献的连续性

外部文献

机构知识库允许非本校雇佣的作者创作的文献。“外部文献”表示“文献是由外部团体创作的文献”。

外部团体创作的文献大部分被机构知识库收藏,是因为这些文献是在校园里创作——讲话、演讲、座谈会等。这些内容通常记录了与校方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的团体,也是图书馆发挥支持学校商业活动的角色。

学术属性轴在外部文献区域的远端是社会杂志。小型的社会杂志是在寻求可持续的出版解决方案中出现的,数字仓储知识库为他们提供平台和额外的服务。图书馆作为出版的角色继续获得支持,更多的小型杂志有望被大学图书馆发起。

还有一种外部文献是教师和学者直接创作的。两个案例来自于 Cornell LLR 和 USU——表明由图书馆和相关研究机构管理的文献。

Cornell LLR 机构知识库就像电子图书馆,包括教师文献、同行评审期刊,除了这些还有广泛收藏的政府文件和与劳动相关的资料,这是互联网上研究与劳动相关的主要的资料源。Cornell LLR 图书馆管理这些来自外部的文献有助于参与校园团体,并引起更多的本地学术作品的产生。教师利用这些文献和杂志于他们的工作与科研当中。所以,机构知识库作为一个工具提高了教师的意识和互动性。Cornell LLR 的知识库管理人员报告说教师的参与度提高到了 65%,这些是没有强制性的。

针对收藏内容,Cornell LLR 知识库利用了收藏与教师研究相关的内容的策略,特别是不属于大学的作者,也几乎没有同行评审。这种方式提供了出版后文献以外受到关注的文献信息,对提高教师的参与度很有帮助,并且以通告的方式提高了他们的意识,丰富了文献收藏。

在 USU 大学知识库也有相似的电子图书馆收藏。参与的校园图书馆之一,QNRR 图书馆把一个树种文献作为最初收藏,最初该文献收藏于另一个学院的一个教授的服务器上,读者如果想利用需要相应软件才能进入该文献数据库。那时在很少的专

家之外是不允许访问的。为了增加该文献的访问量，该教授把该文献加入了 USU 机构知识库。

该文献要成为包罗广泛和容易查找的数据库，作为出版的或者未出版的参考。允许的话全文也可以查找，或者指引读者到全文所在地。这个最初的文献影响了其他几种文献的诞生，包括在全国各地开的会议，但需要经过编辑，现在已经回溯到知识库了。

管理文献

管理文献是由管理部门或者以管理为目的创作的，知识库把它们收藏作为机构的历史记录。这些文献包括年报、捐赠报告、基金会杂志等类似的，这些文献起到报告和筹款的作用，很少由同行评审或者进行编辑。它们处于学术属性轴的低端。那么将这些内容公开或出版有什么好处呢？有些人会说在这上面投入太多的精力只会损害文献收录进知识库的目标，同时也会对已经出版的期刊提供开放存取带来不利影响。

实际上，重视这些文献能使得图书馆和校园其他单位发展新的关系，或者在院系中间。这些关系会让管理部门支持图书馆，也会吸收更多的来自教师的文献。

加利福尼亚工业大学的图书馆 SLO 以文献为工具为本校办公室、总务和管理部门提供服务。

同行认为这样的知识库是成功的典范，是很多图书馆可以借鉴的模型。该校图书馆知识库管理人员给教务长发的年报描述了文献的范围，内容包括：

“摘要，基金公告，年报，建筑计划，校园杂志，校园图片，回忆录，电子图书，资金规划，校园照片，硕士招生计划，硕士论文，同行评审期刊文章，海报，ppt 宣讲，新闻稿，校园研究机构的策划方案，重要决策，演讲，工作人员出版物，大学生

文章”。

对于 Cal Poly 来说，这种开放的文献获取政策通过出版、传播和为任何需要的资料提供存档服务使得图书馆拥有更多的新用户。

Cal Poly 图书馆与公共关系部门的合作示范是通过为部门的通讯稿件进行存档，并为这些资料提供开放存取服务。而这些通讯稿来自部门网站上，尽力保证 ADA 服从。图书馆能通过利用存储技术解决他们的问题。两个部门都受益，通讯稿通过 IR 很容易获取，公共关系部门也可以很好地利用资源。另外，这个开创性的服务为存储工具打开了对话大门，就像期刊杂志的出版和图像展示一样，Cal Poly 图书馆利用 IR 支持公共关系部门出版电子杂志 Cal Poly Report。

这种非学术性的支持，为重点大学的筹集资金和招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就像 Donovan 和 Watson 所说的，参考一些资料，学院成就让人看得见，这对于学院其他目标的实现是有帮助的，比如筹款和提高声望影响。

在 Cal Poly，IR 是管理部门支持发展和招聘的工具，教务处也参与其中，他们评论说可以帮助了解奖学金和学院意见，并且可以发现重要的科技创新，这些创新由一些基金支持。谈到招聘，图书馆主任描述了前景。在 IR 运行了一年以后，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领导发现 IR 主要的奖励很有用，Miller 说，领导非常兴奋的是，一些家长能看到学生能在 Cal Poly 获得什么成就。

最后，Cal Poly 图书馆参与工程学院 IR 的实践是有意义的。知识库的经理在 2009 年一次采访中谈到：

“我们发现新的人员不断向我们展示自己，这是很让人惊奇的，例如，我在工程学院做报告时，报告完有人问，知识库能有其他的用途吗？我说：绝对有”。

大学正在致力于发现新的用户,知识库也为大学研究和管理部门的文件资料提供存取支持。例如,工程发展学院在联系并指点他们把年度报告放在 DigitalCommons@CalPoly。让人惊喜的是两个年度报告一直位于十个下载排行榜的顶部。

Cal Poly 图书馆的实践表明范围广泛的文献有利于内外部商业目标、相关的校园管理、筹款和招聘。为筹款和激励措施提供支撑服务,图书馆提高了收藏的利用价值,特别是对管理人员和校园里的各个部门来说。

Cal Poly 图书馆知识库运行 2 年来,显示出了潜在的成长和利用空间,在数字共享知识库中,下载量和存储量均领先,对于教职工招募计划没有任何影响,而且知识库的成功运作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和共识。

学生文献

通过数字共享社区,图书馆收集各种学生作品,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各种其他硕士级别论文、学生杂志、大学科研会议论文和获奖论文。学生论文需要评审才能纳入 IR,分为两类:教师评审和学生评审,像其他作品一样,出版前存在于 IR,学生论文一般是开放存取的(尽管大部分图书馆提供了论文禁止存取的部门内容和限制在校园存取的学生论文),事实表明论文禁止存取实际上只有 10% 的利用率。

说到学位论文、毕业论文和获奖文献,图书馆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提交和审查的管理系统面向研究院或者个别院系。对图书馆来说是种受益,因为它更新了图书馆的服务角色并且开创了基于校园的出版社角色。另外,通过提交和审查论文管理,图书馆不但满足了校园需求,而且在较早的时间内收集文献,完成了内部对本地文献的收藏目标。

开放存取学生的论文带来更多的读者数量。Royster 报道对 Nebraska-Lincoln 大学

的论文文献开放存取带来的下载量是非开放存取的 60 倍。而且开放这些资源带来的下载量是其他文献内容的 35 倍。

来自校外的读者也很重要,所以 IR 不仅有益于社区而且还对学生日后找工作有利。有一项应用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该研究是公共管理项目的一部分,而且要求是从公共管理项目毕业的学生来从事,所做论文主要集中于市政事务。高访问量表明大概三分之二的数据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读者。该工作吸引的读者大部分是当地政府官员、市民和实习者。该项目的负责人和学生受到了关注。

把学生的论文整合起来对图书馆有利,他增加了 IR 的读者数量并使教师的关注度增加。潜心于教学的教师可以利用存储服务为学生提供出版机会,这样图书馆利用这一时机告诉教师,存储他或者她的文献是有利的。

有时提供给学生的出版服务可以帮助招聘教师, Illinois-Wesleyan 大学的机构知识库作为学生研究质量和教学的陈列室,被用来出版大学生期刊杂志,这些杂志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同行审核出版程序,也服务于招聘教师。Robert Leekley, Illinois-Wesleyan 经济学院的出版顾问和主席说,仅仅是学生的论文牵涉了整个出版还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们在招聘老师的时候会利用它,让人印象深刻。”

教师文献

教师的文献包括在知识库中是当然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将是什么类型的文献呢?在知识共享知识库中考察了教师的一系列文献,比起传统的出版后文献,类型是很多的。这就促使在杂志文献之外对教师文献更深层次的调查研究,去查看是否有特别的文献类型以促使建成成功的文献收藏。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利用在校内也在校外。特别是,这些类型处在

X 轴的中间，比如技术研究报告、业务通讯等等。

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 Nebraska-Lincoln 大学，美国第二大机构知识。Royster 写道：

Nebraska-Lincoln 知识库收藏广泛，包括菜牛报告，野生动物危害管理研究和一个牵引器测试档案，可以回溯到 1915 年。这些文献也有出版后开放存取的，仍然有很大的访问量，访问者来自全州，关注于林肯和奥马哈城市中心，但来自边远 Nebraska 农场组织的利用很明显。IR 经理描述说：“整个州只有不到 40 头牛和一个大的商店，但是他们在寻找我们并利用资源。”

这些文献并非传统的同行评审出版文献，但它们是大学专家学者的文章。为了搜集这些文献，知识库奠定了基础的重要关系。

为了通过出版增加教师和院系的互动，图书馆增加了 IR 在校园的影响力。

为了搜集到文献，图书馆同单个学者建立了关系，该学者每个月会收到有关他的某个文献的下载量（不管这篇文献是技术报告还是已经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Nebraska-Lincoln 大学的 IR 经理每个月的情况报告鼓励大学学者存储其文献（自动向作者邮箱里发送）。为了回应这些每月发的邮件，学者会把他们的履历或者其他它们愿意存放的文献复件发出去。

当然出版教师文献还有利于地区团体，图书馆能支持大学的使命，使得到资助的劳动成果运用到社会中去。因此，与大学管理联系起来并关注这些工作。

第二，出版服务可以使图书馆建立或者更新同教师的关系，推进开放存取并提供必需的服务。图书馆如果为其教师提供了重要的服务，那么它就能更新关系并自我建设实现目标，教师会寻找支持和建议。

教师文献存储带来的其他好处是，在很少的出版文献之外，会接着有其他文献。

比如，在 UMass Amherst，杂志 Contributions in Black Studies (GiBS) 的数字化引起了有关于美国黑人的讨论，由此出现了同胞杂志，刊载未在 GiBS 上发表的文章。在这所大学，IR 成功地影响了校园的科研，带动了知识生产，不是通过传统的出版渠道和严谨的印刷才能做到的。

秘密很简单，存储已经出版的文献或者其附属品不是激励教师生产知识的有效方法。图书馆在校园里为教师提供出版工具，可以更新同教师的关系并带来更多的接触和文献。

结 论

现任 ARL 的执行主席 Karla Hahn 曾写道：

“我们知道学术会发生变化，并表现得好像任何不像是传统学术的工作，却属于学术工作；传统出版模式的不变性成为公理，不同性也很少定义。这样看来，任何反例被看做意外，而不是一种过渡。”

IR 经理不再拒绝非教师文献，因为范围广阔的文献存储政策给获得好评的知识库带来了成功。这样做是为了保持长久而有限的学术视野。

总的来看，机构知识库是对传统商业出版模式的重要回应，不仅仅是给传统出版产品，而且还给更多可见和可存取的学术文献开放存取，在以前，很多文献是没有机会出版的。

有人指出非评审文献会在教师中间带来消极的感知影响，继而减少参与性。这些在很多学校都没有得到证实。这些学校的机构知识库更加繁荣，而且被同行看做是有前景的模式。

正如 Jennifer Howard 所说，在过去几年机构知识库很热，哈佛和其他一些大学都采用了开放存取政策。”通过对知识库的分析，她总结说，“对于多（下转第 23 页）

放慢步伐！电子图书和拯救学术出版

1997年，包括研究图书馆协会在内的三大美国学协会联合召开了一个主题为“危机中的学术专著：如果你不发行我的书，我怎能得到职位？”的会议。由于在这次会议中提出的困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益显现，当时在会议上发表及1999年出版发行的论文得到重温。事后来看，有些参会者就像有先见之明一样，虽然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因为这种危机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慢慢发作的。

在这次会议上所发表的众多观点中，有一个基调演讲引人注目：即Stanley Chodorow的“学术进步的步伐、学术生涯和专著”。Chodorow是这样描述学术专著的“它已经走到头了，即将消亡”。在列举了几个导致学术专著走向消亡的原因后，他写道：“如果我们要继续保留专著，需要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只有这样学者和图书馆才能得到它。今天，很明显只有电子媒介可以做到。如果我们提供在线出版的方式，我们就能拯救学术专著。”

距离这次会议14年后，我们正处于大规模书籍数字化时代。对电子书和读者的期望成为了现实。Amazon及其Kindle不仅在销售电子书阅读器硬件方面突飞猛进，而且在销售书籍本身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得不说Kindle是一个真实的成功范例。问题是，学术出版商在哪？在这个巨大的电子化浪潮中，教授们为了获得教职发表他们的书籍是否更加容易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这一切对学术出版和大学图书馆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对于学术界所面临的困境，数字化绝不是其解决方案。这绝非忽视或者贬低数字化的重要意义，只是指出数字化无法解决大学图书馆所面临困境的核心问

题。数字化只是数据传输的一种方式，因此它无法解决学术系统的根本缺陷，图书馆无法通过数字化真正解决其问题，而只能依赖于出版商的底线。

根据Publishers Weekly的说法，John Wiley和Sons去年都遇到了不少困难。他们的连锁书店相继破产；汇率的变化对其不利；去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经济紧张的一年。尽管如此，Wiley的利润“增长了3%，达到17.4亿美元。净收入增长了20%，达到1.719亿美元”。Wiley的新CEO说：“数字化强化了我们的所有生意，产生了新的盈利模式，新的市场机会、利润和运作资本的改善……”。从Wiley在数字业务领域的巨大发展来看，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对其发展持乐观态度。在其主要的出版集团“科学/技术/医学/学术”中，电子书的销售“在一年里增长了74%，占图书销售的16%”。在“高等教育”这个较小的集团中，“电子书籍的销售增长了122%”。

近期The Economist的一个专栏题为：“有关山羊和头痛；最好的媒体商业之一，也是最令人怨恨的之一”。此专栏的结论是“对于利益最大化的商界来说，学术界是勇敢的异见者，并且没有被适当对待”。此专栏也介绍了这些异见产生的根本问题“学术期刊基本上是免费获得他们所需的文章，并且付给编辑和审稿专家的钱很少。他们却偏偏销售给提供这些廉价劳动的大学”。Elsevier是这个具有讽刺意味事实的最好示例，它“在经济衰退浪潮中纵横驰骋。去年赚了7.24亿美元……运营利润率达到36%”。

我们要期待出版商能像占领学术期刊市场那样对待图书出版。要将在经济衰退中创造如此利润的商业实践应用到学术图书市场。复述Wiley的CEO所言：“转向数

字化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期待,与现在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利润和运营资本的改善”相差无几的结果,也将在学术图书出版市场也产生。

面对这一趋势,图书馆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可以,图书馆应该做吗?图书馆可以也应该采取措施保障较小学术出版商的持续生存。图书馆必须有超前广博的眼光,需要考虑更广阔的出版市场和趋势。正如 Glenn McGuigan 所述:“垄断……在这个专业的市场中,产品掌握在几个少数的大公司手中”。

在 2003 年一篇关于图书馆趋势的文章“学术研究型图书馆的经济行为:理论研究”中, Lewis G. Liu 列举了三个美国经济的主要形态:政府的、营利的和公益的。当大家都在讨论实行什么“商业模式”的时候,许多人忘记了大学是一个公益机构。“为利润”的目标很明确:利润。如果他们不再产生利润,那么他们就没有完成其使命。因此,他们的运作是以利润为最终的目标。学术机构(除了那些近期出现的为了利润的大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图书馆的采购人员长期处于一个矛盾的世界中。我们经常忘记了我们财务方面的决定的影响。我们经常是被动的。图书馆不能控制资金也无法控制产品。图书馆是公益性质的消费者。

在经济危机的时期,某些图书馆集体发展馆藏的行为是短视的。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哪一个图书馆可以全面收藏所有的文献,合作发展可以减少重复资源和投资。表面上来看,这样做的理由充分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长远来看这样做是有害的。大的商业出版商早已对馆际互借表示出了反感,比如 Simon & Schuster。他们在未来会很难同意类似的行为。一旦书籍电子化了,所有的电子化规章制度都会实行。到那时,在集体采购中谁会为小的出版商买单?

这个问题在 1997 年学术出版方面的一个会议中已经被提出了。罗格斯大学出版社

的 Marlie Wasserman 在其文章“出版一个专著需要多少钱?为什么?”中分解了出版专著的费用,并展示了所有费用。Wasserman 的文章指出“不论我们试出版 10 本还是 10,000 本专著,主要的花费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印数越少自然越难回收成本。“印数少意味着单本价格高,也意味着没几个人可以买到它,以致恶性循环”。在 1997 年,面对不断下降的图书馆销售,这已经是出版商面对的一个巨大危机。出版已经“成为了一个稀有的行当,以前一本书出版商可以印 1500 本,图书馆会买一半,个人会买一半。而现在图书馆只会买 200 本而不再是 700 本”。这个趋势会让小的出版商灭亡,而商业出版商则会填补其市场空白。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 Joanna Hitchcock 强调“图书馆是专著的主要市场,但是图书馆不断减少其相关开支,而转去买电子设备和高价的科学期刊。以前我们一本书在全世界的图书馆可以销售 800 本,现在只能销售 200 本”。

Sanford G. Thatcher 在会议中明确表达的结论和本文需要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需要“更加关注学术界的相互联系”。图书馆减少购买专著的行为已经产生了各个方面的影响。现存的商业出版系统已经拥有了大量资源且以市场扩张为目的。为了学术和出版业的健康成长,图书馆需要作出努力。我们面对两种经济文化,一种文化基于公益,一种基于利益。作为消费者,图书馆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学术性图书馆应该为学者利益作出贡献。公益出版商和利益型出版商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相应行动起来。

编译自: Roger L. Cross, Digital books and the salv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The Bottom Line: Managing Library Finances Vol. 24 No. 3, 2011, P162-166.

编译:魏攀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校:黄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读者选择模式在图书采访工作中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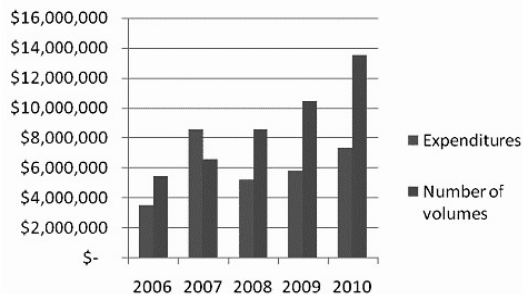
一个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案例分析

前言

由于技术的进步,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学术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方式正在快速改变。随着纸本图书流通率的持续下滑,美国的学术图书馆、研究图书馆正在寻求新的方法来获取专著内容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伴随着数字化的浪潮,通过各类电子平台的使用,我们利用数据库成功取代了大部分印刷型的参考工具(比如书目、索引、文摘、统计资料、字典等),许多纸本期刊也被电子期刊所代替,现在,电子图书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美国东南部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ern Research Libraries, ASERL)是美国最大的地区性研究图书馆联盟,它的38家图书馆的电子图书开支从2006年的3545607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7363788美元(如下图所示),同期电子图书的数量从5452850册增加至13524730册。



在Primary Research Group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里,参与的图书馆平均每年用于电子图书的开支超过了90000美元,到2011年预计会增加16%。另据伊萨基战略与研

究部(Ithaka S+R)2010年开展的调查,图书馆的管理者们希望:五年内,一半用于印刷型专著的资源建设经费将转移到电子图书的采购上。

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美国的学术图书馆在选择与购买专著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新的方法。利用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s, PDA)模式,可以帮助图书馆重新定义其采访发展政策,能够确保买回来的图书会被读者利用,资源建设经费的效率也得以保证。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格林波若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 Greensboro, UNCG)图书馆的读者决策采购项目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学校背景简介

该校属于一所研究型大学,在校学生超过18000人,教职员工超过2000人。在这些学生中,只有29%是住校生,其他的都采用走读的方式。学校提供了大量的远程教育课程,学生无需到校便可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不管是住校还是走读,通过因特网访问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

UNCG图书馆已经被师生员工、社区居民视为学校的智力中枢。通过提高资源的可获取性,图书馆已经成为该地区支持教学、科研、终身学习活动的领导者。截止2011年6月,图书馆为读者订阅的期刊超过了63000种,其中纸本期刊不足3000种。图书馆购买了600多个数据库,已经取代了大部分纸本参考资料。从在实体图

图书馆中借阅纸本资料到随时随地获得学术与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电子平台获取学术信息已经越来越便利,范围越来越广。

UNCG 图书馆的案例分析

为了满足不同学科、不同地点的师生员工的需求,2008 年初,图书馆开始对电子图书的获取进行调查。有几家书商提供了电子图书的读者决策采购平台,包括 ebrary, ebook library (EBL), and Myilibrary。因为库茨信息服务公司 (Coutts Information Services) 是 UNCG 图书馆的纸质图书供应商,该公司的代表理所当然被邀请参与了测试。以库茨公司提供的读者选择模式为基础,书商提供了 Myilibrary 这一传递电子图书内容的平台。该平台与图书馆的 OPAC 系统集成在一起以供读者检索与浏览用。完整的 Marc 记录被导入图书馆的目录系统,这些记录与其他 Marc 记录整合在一起以便读者在 OPAC 上无缝检索电子图书。当一本电子书被用户浏览并下载两次就触发了购买,图书馆便需支付该书的购买费用。试验之后,UNCG 的图书馆员对 Myilibrary 印象颇佳,因为读者既可以通过 OPAC 检索电子图书,也可以在图书馆的网站上进行检索。

2008 年初,购买电子图书还是一件新鲜事。有一个联络员曾尝试在课堂上与学生非正式地共享电子图书,但没有一个学生对这种著作形式有兴趣。然而,Myilibrary 这类电子图书平台给图书馆带来了希望,鼓励他们对这种新载体的潜在优势做进一步的探索。为了获得图书馆所需要的经验与相关数据,UNCG 的计算机科学系被挑选出来参与了该试验项目。因为不知道一个专业的读者每年会挑选多少图书及图书馆需要为此支付多少钱,所以图书馆开展了试验项目来回答这些问题。一旦做出决定,实施该项目需要以下几个

步骤:

1. 决定预算金额

图书馆每年分配给计算机科学系用于购买纸质图书的经费是 4000 美元。由于这个学科的文献时效性很强因而其使用期限也较短,所以学科联络员同意把纸本图书的购置经费投入到电子图书的实验项目中。如果试验超出了最初的预算,将从采访经费中拨出一部分追加进去。因此,在这个项目中资金并不是主要问题。

2. 制定预设参数

预设文档中的主题参数是根据国会图书馆的分类表来设置的,非主题类参数将电子图书限定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8 年以来出版的、价格低于 300 美元的,其他非主题参数则规定出版物的国别、语种、读者水平、丛书、版本。这些参数其实跟纸质文献的参数类似。

3. 审查许可协议

UNCG 有一个专门负责检查学校购买电子资源的许可协议的委员会,就像购买其他任何电子资源一样,在运用库茨公司的读者决策采购模式以前,该委员会也要审查与书商签定的协议。幸运的是,经过审查与谈判,双方很快就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4. 基本工作流程

在根据图书馆的预设文档将 Marc 记录下载并导入 OPAC 系统以前,书商需要先与图书馆的在线目录系统进行查重,重复的记录将不会被导入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之后,书商每个月做一次查重。

编目部的一位图书馆员负责每个月把符合预设文档的记录导入图书馆的目录系统并告知联络员。联络员将在课堂上介绍有关电子图书的选择的相关事宜,但不会推荐其中的任何一本电子图书。这样,被读者浏览或者下载两次及以上的电子书将触发购买。书商每个月会给图书馆提供

将被购买的电子图书的清单。因为图书馆已经预存了购书经费,书商将根据清单自动扣除所需费用。

编目部会收到书商提供的大部分已被购买的电子图书的 MARC 记录,编目员只需将其中不太完善的记录用 OCLC 的完整记录覆盖掉。在 OPAC 上显示的 MARC 记录会有一个字段告诉读者该书是“E-book”,并提供相应的网址链接。

MARC 记录中的 910 字段将增加一个特殊代码以指示记录的来源与下载的时间。这个程序可以帮助编目员在必要的时候生成一份报告,用于删除未被购买的电子书的 MARC 记录。一旦某种电子书被购买,910 字段会被修改以指示图书馆拥有了该电子书的使用权。这个特殊代码还可以帮助采访部门在年终统计电子图书的开支。

导入书目数据库的电子图书如果两年内都未被购买,图书馆将会把该书的 MARC 记录删除,这样可以保证大部分最近出版的图书被浏览并购买。

5. 该实验项目的开支

从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2 月,通过读者决策采购的方式共购买计算机科学的电子图书 70 种,花费超过 7000 美元。如表一所示,有些月份没有购书行为,比如 2008 年的 8 月、10 月、11 月、12 月和 2009 年的 10 月到 12 月。而有些月份读者的选择行为比较活跃,比如 2009 年的 2 月购书 20 种,3 月购书 10 种。总之,这期间用于电子图书的开支总额尚在拨给计算机科学系的资金额度范围内。

6. 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全面开展

根据上述试验项目的数据,2010 年 1 月,图书馆决定扩大电子图书的读者决策采购的应用范围,增加了护理学、经济学、化学和外语四个学科,其结果同样让人满意。2010 年 1 月至 12 月,共购买电子图书 172 种,花费 17817 美元。

表一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2 月的购书费用

时间	开支	购买图书数量
July 2008	\$ 125.40	1
September 2008	\$ 119.93	2
January 2009	\$ 607.06	6
February 2009	\$ 2,496.87	20
March 2009	\$ 784.57	10
April 2009	\$ 289.11	4
May 2009	\$ 530.58	9
July 2009	\$ 287.90	5
August 2009	\$ 1,456.72	6
September 2009	\$ 503.94	7
Total	\$ 7,202.08	70

2011 年 1 月,图书馆决定所有学科全部采用这种模式购买电子图书。由于学科范围的扩大,更多的 MARC 记录被导入图书馆的目录系统,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截止 2011 年 4 月,就有 151 种电子图书通过读者决策采购的模式被选中,花费 13717 美元。表二是这两个阶段的情况对比。

表二 两个阶段的购书情况对比

时间段	开支	购买图书数量	学科
2010 年 1-12 月	\$17,817	172	5
2011 年 1-4 月	\$13,171	151	37

应该吸取的教训

图书馆采用读者决策采购的电子图书平台已经接近三年,有几个因素促成了项目的顺利开展。比如图书馆有一个出色的团队,人员来自于资源建设管理部、采访部、编目部、系统部以及咨询与读者教育部,他们互相配合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分配经费、制定预设文档、下载 MARC 记录、处理付款事宜、指导学生利用电子图书等。但是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比如用于计算机科学的试验项目耗时过长,如果能更早地将应用范围扩展至更多的学科乃至全

部学科,应该可以购买到更多的电子图书。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图书馆系统中的编目数据要及时更新以尽量避免将重复记录导入书目数据库。

未来的挑战

2011年4月,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的采访与技术服务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的电子论坛,论坛中分享的相关经验、讨论、评论也大体反映了UNCG图书馆的经历,涉及的主题包括工作流程、书商的选择、经费的分配、预设文档等,这些讨论再次证实了、肯定了UNCG图书馆的实践。

随着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采纳读者决策模式来选购电子图书,集团采购电子图书的PDA模式也纳入了该论坛的讨论范围,其中一个图书馆员提到:“在这种大范围内提供电子图书的内容要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要提供不同的内容以满足不同机构的需求,要对工作流程加以处理以适应不同机构的人力水平与技术水平,要找到适合不同经费情况的有效模式。”

在开展集团PDA项目以前,我们需要

研究合作书商与平台提供商的选择。不过,随着经费的紧缩、人员的裁减及读者期望值的增加,在更大范围运用PDA模式将是无法避免的。

结 论

UNCG图书馆探索了PDA模式在电子图书的采访工作中的运用。始于2008年的试验项目效果不错,所以图书馆随后将其扩展到所有学科,共包括45个专业,读者选择的电子图书数量及所需费用也相应增长。继续探索PDA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已不可避免,读者将是最终的受益者。

编译自: Sha Li Zhang, Implementing patron-select models for book collections:

A case analysis at a university library in U. S. At the Satellite Conference, Acquisitions an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Section, University of the Virgin Island, 10th -11th August 2011.

编 译: 樊国萍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 校: 黄 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上接第17页)数的知识库,未来很可能不像Harvard,更像Nebraska”。

数字共享库搜集了教师参考的期刊文章,总的来说,知识库没有局限于此,那些征求和接受了各种文献类型的图书馆成功地使教师和团队参与进来,在数字共享空间,很明显,自己认为很成功也被很多同行认为成功的IR是最开放也是收集范围最广的。在这些成功案例中,有一点是主要的,那就是增大文献的存储范围,而并

不限于教师文献。

编译自: Jean-Gabriel Bankier, Courtney Smith, Repository collection policies: is a liberal and inclusive policy helpful or harmful?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2010.12, P245-257.

编 译: 于艳蕾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 校: 黄 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中国图书出版业——2011 年回顾

1. 中国出版物结构

根据“中国出版业年度报告”，中国出版业可分为6组，即：图书、期刊杂志、报纸、音频产品、视频产品和电子出版物。图1所示，去年图书出版业占总出版量的86.3%，

总出版量为30万2千左右，同时期刊和杂志占总数的2.82%。此外，图书可以进一步分为小说、非小说作品、教科书和图画书。小说和非小说占79.17%，而教科书为20.56%，这个数据是基于去年发表的统计数据而不是销售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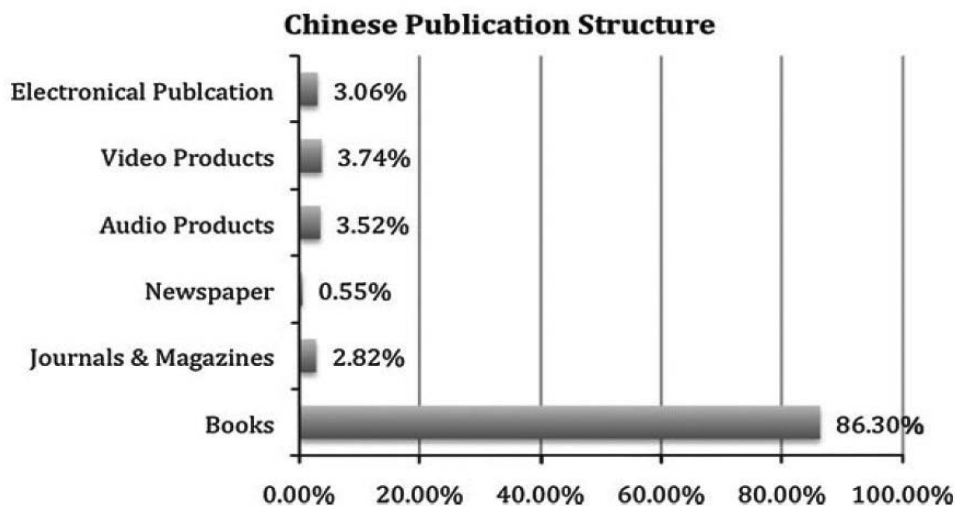


Fig. 1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structure

2. 图书产业分析(2005-2010)

中国出版业绝大部分是由中国图书出版业构成的，所以图书出版业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有一定的代表性，新闻出版总署(GAPP)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出版相关资料。图书行的增长很可能与中国出版行的整体趋势一致。图书出版物的索引可用作整个行业的好标志。

如表1所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10年有ISBN号的正规出版图书的数量达到328,387，与2009年相比增长8.84%。2010年列表中显示价格的增长率略高于数

量的增长率，比前一年年增长10%。然而，尽管统计数据有高增长率，2010年总共只增加1.41%，这相当于总数为7.136万亿。

事实上，除了2008年的增长率为10.22%，新书书目的数量在最近5年呈增长趋势，尽管销售量仍是大致相同的。对于印刷册数在2007年的负增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008年在中国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影响印刷册数的一个外部社会因素（图2）。

基于2006—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对下列图表中书名、销售册数数据可以做更多的分析。增长速度的统计数据是正相关，而在2006年和2007年与定价负相关的是

Table 1 Major industry indexes during the 11th 5-year plan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Titles in total	222,473	233,971	248,283	274,123	301,719	328,387
Titles growth rate		5.17 %	6.12 %	10.41 %	10.07 %	8.84 %
Copies in total	6466 million	6,400.8 million	6,293 million	6,936 million	7,037 million	7,136 million
Copies growth rate		-1.01 %	-1.68 %	10.22 %	1.46 %	1.41 %
List price in total	63,228 million	64,913 million	67,672 million	79,143 million	84,804 million	93,087 million
List price growth rate		3 %	4 %	17 %	7 %	10 %

Data collected from [5]

销售量。这一趋势意味着当代的数字信息和多媒体的崛起，出版物必须具有更有噱头的标题来重新吸引已经对纸质书没有兴趣的消费者。与此同时，由于成本的增加和销售量下降，出版商不得不提高销售价格以抵消他们的成本开支。2011 年的这一数据仍在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所以不提供公众查阅。我们相信数字革命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增长。

了解消费者购买愿望是出版商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消费者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情况

下。技术创新为消费者访问在线信息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可能性。俗话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消费者的多元化和动态利益驱使中国图书出版商，它将一直保持探索市场推出新的销售出版规则。在表 2 和图 3 中，在日益增长的新书出版在前面，越来越少的图书出版是来自 2005 年以前出版图书的再版。

这组数据突显出中国图书市场动态和需求分析的重要性。消费者最近正在更加频繁地改变他们的偏好，这就要求出版商要跟上这些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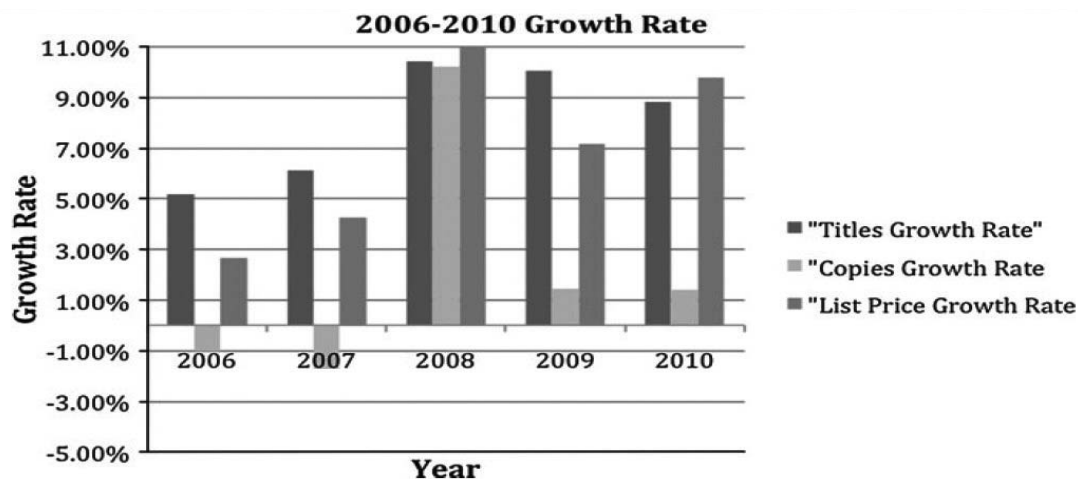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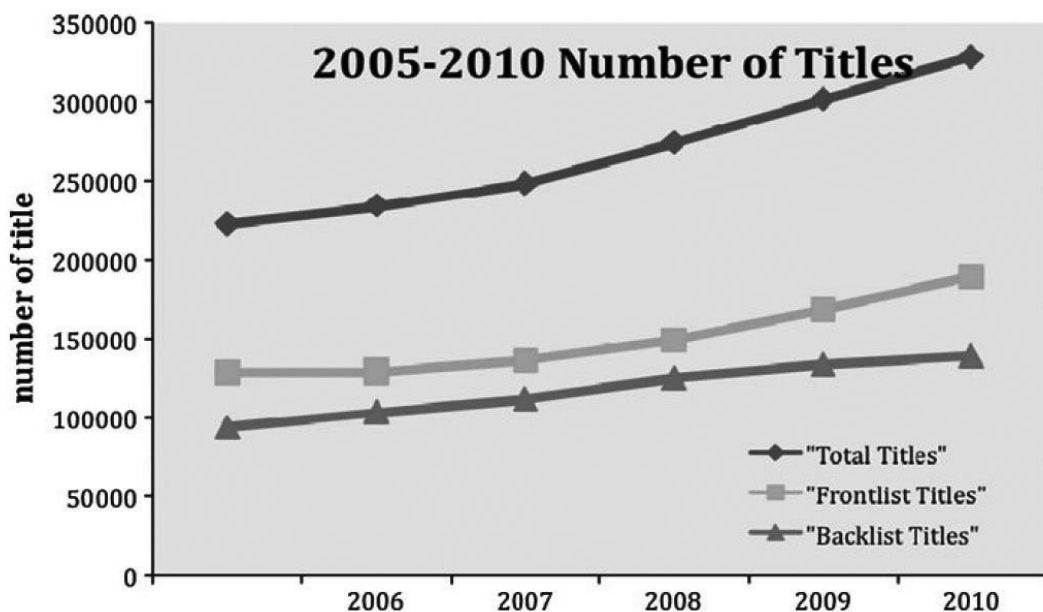
**Fig. 2** Growth rates for 2006–2010

Table 2 Front list and backlist title growth rates [3]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Title	222,473	233,971	248,283	274,123	301,719	328,387
Total title growth rate		5.17 %	6.12 %	10.41 %	10.07 %	8.84 %
Front list	128,578	130,201	136,226	148,978	168,296	189,295
Front list growth rate		1.26 %	4.63 %	9.36 %	12.97 %	12.48 %
Backlist	93,895	103,700	112,057	125,145	133,423	139,092
Backlist growth rate		10.44 %	8.06 %	11.68 %	6.61 %	4.25 %

Data collected from [5]

**Fig. 3** Front list and backlist titles

3. 2011 年中国出版业趋势

“走出去战略”

2011 年已经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负面情况,进口与出口的不平衡,而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走出去战略”就是要改善这种不平衡。这个战略中,版权贸易或者出售翻译权是一个主要的出口途径,这可显著改善“十一五”规划(2005-2009)

中的缺陷。数据表明,其进出口比例从 2005 年的 7.18:1 下降到 2009 年的 3.28:1,并将会在“十二五”规划中保持这种势头。在第 18 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中,达成 2953 项国际间出售翻译权的项目,比上年增长 17%。目前,中国的出版公司积极参与每年超过 40 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图书交易会,有效地开放贸易机会并提升中国在全球出版业中的参与权。

2011 年数字出版出口绝对是一个亮点。许多不管是国有还是私人的出版公司，都在抓紧机会推出他们的数字飞行员数字项目。龙源杂志，国内一个提供超过 3000 种数字版杂志和期刊的数字内容平台，正准备通过建立小先锋项目来探索外国市场。他们的新产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国业务源”是一个针对海外客户的集中国商业新闻为一体的英文版杂志。

政府的政策是缩小赤字的另一个动力。中央的文化出口激励基金和文化出口公司的海外投资补贴是政府的两个重要措施，以鼓励中国出版公司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图书或者版权。

此外，增长的赤字进一步促进中国出版机构与外国公司合作。例如，亚马逊在 2011 年 9 月推出中国网上书店。这个在线书店由亚马逊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CIPG）共同运作。与中国相关的中国出版物和图书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

4. 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

传统出版从研发到繁荣的转变用了数百年，而数字出版只需要几年就成为主流。为适应全新的世界，中国的出版商不遗余

力地发展他们的数字项目。关于数字出版的快速增长率，今年有望达到 2015 年底新闻出版业产量的 25%。

中国南部之间的战略合作，美元传媒集团、华为、搏击天卷（一个私人出版发行公司）在 2011 年 6 月 19 日已经形成同盟。这种合作旨在充分整合他们的个体的优势，包括内容、技术、分销渠道和品牌建设，形成一个高效的操作平台致力于数字出版和营销服务。

5. 结 语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2011 年见证了版权翻译权和数字出版项目销售发展的伟大成就。出版商及中国政府都充分意识到数字革命的重要性并快速适应新环境。然而，版权保护和快速变化的消费者的需求喜好等困难还有待解决。我们期待着中国出版产业在 2012 年有进一步的发展。

编译自：Siyu Meng, China's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A Review of 2011.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V28.N2/June 2012, 124-129.

编 译：岳一凡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 校：黄 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

如何压缩图书馆采购预算

购买纸质书是相对容易的。然而在1999年图书馆电子书的引入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却带来很多复杂问题。在购买之前,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你的图书馆需要购买电子书?是希望增加馆藏还是出于增加购买力的需要呢?是为了取代现有纸质馆藏、或者是提供新服务,又或者为了节省资金为此尝试新的业务模式?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必须弄清你的目标。

电子书的购买为什么比纸质图书的购买更为复杂?首先,供应商需要包含使用条款和限制访问的许可协议;第二,电子书的定价不同。不同于传统的纸本目录价格(或码洋与实洋),一本电子书的价格通常为标价外加一个百分比。最终的价格取决于选择的商业模式、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本书、或一个图书馆的用户群的规模大小。

第三,新的商业模式继续发展以适应图书馆和供应商的多样化需求。许多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纸质书籍购买模式。第四,电子书所有权的概念存在疑问。对于其内容,图书馆是真正拥有还是只是租借?图书馆必须回到许可协议来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据模型选择一本书/一个用户、多用户无限制同时使用、预约、用户驱动采购、或短期贷款(即按次计费)——一个图书馆可以永久地拥有一本电子书(永久访问)或在指定时间内使用其内容(租赁)。许多数据商需要图书馆持续支付访问费用,但需要每年与数据商进行谈判,如果购买金额谈判失败也可能会放弃购买。然而,一些厂商,如OverDrive,是在现有馆藏利用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每年费用。图书馆不支

付接入费用的话很可能就不能再使用。因此,当务之急是,图书馆员应该仔细阅读许可协议来确定电子书能正常利用。

你可以直接从出版社、数据商(其书籍来自多个出版商)或集成商(拥有纸质书籍和电子书籍,来自出版商和数据商)那里购买电子书。明确购买的基本思想,进行调查研究,以应对购买电子书的种种机遇和各种类型的挑战。

在购买电子书的时候图书馆可以组建图书馆联盟集团购买,这样会带来很多好处。联盟成员可以提高自己的购买力、增加馆藏、集中处理协议许可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同时、联盟成员可以共享电子书、放宽限制以实行馆际互借。当然,也有一些弊端——其中包括内容、供应商、运营模型和成员馆的访问级别的确定,以及可能要花费与供应商的谈判同样多的努力来与其他联盟成员达成协议。

电子书购买同时也给图书馆提供许多机遇和挑战。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员必须在这个变化的环境清楚自己的购买目标。只有这样,图书馆才可以确定他们想要的内容、寻找最佳的性价比、确定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分析许可协议、并评估供应商以便有效地购买电子书。这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但是有一天它将会变得很容易。

编译自: Sue Polanka, A Guide to Buying Ebooks. 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 | november/december 2011, P30.

编译: 谢玲 武汉大学图书馆

审校: 黄莉 武汉大学图书馆